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四十四卷 蘇小小魂斷西泠橋

詩云：「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。」又云：「出其西門，有女如茶。」由此觀之，則青樓狹邪，其來久矣。然如雲如荼，不過形容其脂粉之妍，與夫綺羅之豔已耳，未有稱其色占香奩，才高彤管，可垂千古之名者也。故衾綢色美，僅供片時之樂，而車馬一稀，則早已入高人之室矣。此其常也，孰料有其常，而選山水之靈，則又未嘗無其變，如南齊時錢塘之蘇小小是也。蘇小小本生於妓家，父不知何人。及母死，門戶冷落，風月中之滋味，已不識為何如。卻喜得家住於西泠橋畔，日受西湖山水之滋味，早生得性慧心靈，姿容如畫，遠望如曉風楊柳，近對如初日芙蓉。到了□二三歲上，發漸漸齊，而烏雲半挽，眉目如畫，而翠黛雙分，人見了，不覺驚驚喜喜，以為從來所未有。到了□四五歲時，不獨色貌絕倫，更有一種妙處：又不曾從師受學，誰知天性聰明，信口吐辭，皆成佳句。

此時的西湖雖秀美天生，還未經人力點綴，而道路迂遠，遊覽未免多勞。自西泠而東，至孤山，望斷橋止矣，欲泛湖心，必須畫舫。自西泠而西，一帶松杉，透透迤迤，轉至南山，沿湖不啻一二□里，步履殊勞。蘇小小此時，年雖幼小，卻識見不凡，因自想道：「男子往來，可以乘騎，我一個少年女兒，卻蹙金蓮於何處？」遂叫人去製造一駕小小的香車來乘坐，四圍有幔幕垂垂，遂命名為油壁車。這油壁車怎生形狀？

有《臨江仙》詞一首為證：

氍毹綠雲四壁，幔垂白月當門。雕蘭鑿桂以為輪，舟行非槳力，馬走沒蹄痕。望影花嬌柳媚，聞聲玉軟香溫。不須窺見已消魂。朝朝松下路，夜夜水邊村。

自有此車，叫一人推著，傍山沿湖去游嬉，自由自在，全不畏人。有人看見，盡以為異，紛紛議論道：「此女若說是大人家的閨秀，豈無僕從相隨，怎肯教他出頭露面，獨坐車中，任人飽看？若說是小人家兒女，畢竟有些羞縮處，那裡有此神仙這般的模樣？」大家疑疑惑惑，只管跟著車兒猜度。蘇小小見了這些光景，也不回他長短，但信口朗吟道：

燕引鶯招柳夾途，章台直接到西湖。

春花秋月如相訪，家住西泠妾姓蘇。

眾人聽了，也還有不知其詳。但一時轟傳開去，已有細心，看破他的行徑，便慕者慕，想者想，而不知涎垂幾許矣。

但見他年尚鶯雛，時還燕乳，不敢便作蜂蝶之猖狂。然早有豪華公子、科甲鄉紳，或欲謀為歌姬，或欲取為侍妾，情願出千金，不惜紛紛來說。蘇小小盡皆辭去。有一賈姨娘來勸他道：「姑娘不要錯了主意。一個妓家女子，嫁到富貴人家去，雖說做姬做妾，也還強似在門戶中，朝迎夕送，勉強為歡。況以姑娘的才貌，怕不貯之金屋？」蘇小小道：「姨娘之意，愛惜甥女，可謂至矣。但甥女卻有一癖處，最愛的是西湖山水。

若一人樊籠，止可坐井觀天，不能遨遊於兩峰三竺矣。況且富貴貧賤，皆繫於命，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，便決不生於娼妓之家。今既生於娼妓之家，則非金屋之命可知矣。倘入侯門，河東獅子，雖不逞威；三五小星，也鬚生妒。況豪華非耐久之物，富貴無一定之情，入身易，出頭難，倒不如移金谷之名花，置之日中之市。嗅於鼻，誰不憐香？觸之目，誰不愛色？千金一笑，花柳定自來爭；□片時，風月何曾肯讓。況香奩標美，有如釣餌甜甜，彤管飛聲，不啻溪桃片片。

朝雙屐，暮對對，野鴛鴦不殊睢鳥；春紅紅，秋紫紫，假連理何異桃夭。設誓憐新，何礙有如皎日；忘新棄舊，不妨視作浮雲。今日歡，明日歇，無非露水；暫時有，霎時空，所謂煙花。情之所鍾，人盡纏綿，笑私奔之多事；意之所眷，不妨容悅，喜坐懷之無傷。雖倚門獻笑，為名教所非宜，而惜族憐蹙，亦聖王所不廢。青樓紅粉，既有此狎邪之生涯；綠鬢朱顏，便不可無溫柔之奇貨。由此想來，以甥女之才，一筆一墨，定當開楚館之玉堂；以甥女之貌，一笑一顰，誓必起秦樓之金屋。納幣納財，不絕於室，秣駒秣馬，終日填門。

弄豔冶之心，遂風流之願。若能在妓館中，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佳人，豈不勝似在侯門內，抱憨癡之衾，擁迷瞞之被，做一個隨行逐隊之妓妾？甥女之志向若此，不識姨娘以為如何？」

賈姨聽說，不覺笑將起來道：「別人以青樓為業地，原來姑娘倒看得人情世故這等透徹，反以青樓為淨土。既是主意定了，不消再說，待老身那裡去尋一個有才貌的郎君，來與姑娘破瓜就是了。」蘇小小聽了，也只付之一笑。正是：

□分顏色□分才，豈肯風沉與雨埋？

自是桃花生命裡，故教紅杏出牆來。

一日，蘇小小乘著那油壁香車，沿著湖堤一帶，觀玩那些山光水影，以遣閒情。不期遇著一個少年郎君，騎著一匹青鬃馬，金鞍玉鐙，從斷橋灣裡出來，忽然看見了蘇小小，坐在香車中，瓊姿玉貌，就如仙子一般，暗暗吃了一驚，想來：

「難道塵世間，能生出這等風流標緻的女子來？」因勒住馬，或左或右的再三瞻視。

原來蘇小小看見那郎君少年俊雅，也自動心，便不避忌，任他顧盼。馬在車左，蘇小小也便左顧；馬在車右，蘇小小也便右顧。但彼此不便交言，蘇小小只得口吟四句道：

妾乘油壁車，郎乘青鬃馬。

何處結同心？西泠松柏下。

蘇小小吟罷，竟叫人驅車而去。那少年郎君聽了，又驚又喜，早已魄散魂消。你道這少年是誰？他姓阮，名鬱，表字文生，是阮道之子。因奉父命，到浙東公幹，聞西湖之美，故乘馬來游，不期恰遇著蘇小小的香車，四目相視，未免留情。臨去又朗吟出結同心之句，那慾火生煙，那裡還按捺得住？「但不知是何等人家？」再三訪問，方有人對他說道：「此妓家蘇小小也，年才□五，大有聲名。在城的貴公子，誰不想他慕他，但他出處風流，性情執拗，一時恐未許人攀折。」

阮鬱聽了，暗想道：「既係妓家，便不妨往而求見。縱不能攀折，對此名花，留連半晌，亦人生之樂事也。」到了次日，將珠玉錦繡，備了百金之禮，叫人捧著，自仍騎了青鬃馬，繞看西北湖堤，望著松柏鬱蔥處，直至西泠橋畔，下了馬。步到門前，見花遮柳護，甚是清幽。又恐唐突美人，不敢輕易扣門，只在門前低徊，恰好賈姨從裡面走出來，看見了，因問道：「官人何事到此？莫非不識桃源，要問路麼？」阮鬱見賈姨問他，便忙上前深深一揖，笑說道：「若不識桃源，為何到此？」賈姨答禮道：「既識桃源，卻是尋誰？」阮鬱道：「昨偶在湖堤，如天之幸，遇見一美人，蒙垂青不棄，臨行贈詩一首，指出西泠之路。故癡魂戀戀，特備一芹，妄想拜求一見。」賈姨道：「官人既要見舍甥女，為何不扣門，而閒立於此？」阮鬱道：「這等說，是美人姨母了？」又作一揖道：「不是晚輩不叩門，因初到於此，無人先致懇懇，倘遂突然剝啄，只道少年狂妄，豈不觸令甥女之怒？故爾鵠立，以俟機緣。今幸遇姨母，萬望轉達，定當圖報。」賈姨道：「轉達容易，但舍甥還是閨女，豈尅尚爾含苞，未必肯容人彩。官人莫要錯費了心情。」阮鬱道：「但求他一見，為榮多矣，誰敢妄想巫山之夢。姨母請但放心。」賈姨笑道：「好一個憐香惜玉的情種，待我去通知。」說罷即回身入去。去不多時，出來道：

「舍甥女聞得騎青鬃馬的官人來訪，就叫老身，請官人裡面坐。

但舍甥女睡尚未起，不能倒曳金蓮，望勿見罪。」阮鬱道：

「蒙許登堂，則仙姿有望，便花階影轉，誰敢嫌遲。求姨母再報，繡衾不妨壓而睡足。」說罷，方才斜穿竹徑，曲遠松廊，轉入一層堂內。那堂雖非離畫，卻正對湖山，□分幽爽。

賈姨送阮鬱到堂安坐了，他便去了。阮鬱坐在堂上，明知窗外湖山秀美，他卻竟如未曾看見的，一心只想在美人身上，忽想到：「美人此時，定然起身梳洗了？」又半晌，忽想到：「美人此時，定然妝罷簪花了？」正想不了，忽見兩個侍兒，一個攜著茶壺，一個捧著果盒，擺在臨湖的一張長條桌上，請阮鬱吃茶。侍兒道：「姑娘此時妝束將完，我們去請來相會。」阮鬱道：「難為你二位了，可對姑娘說，慢慢不妨，我自品茶相候。」只覺那茶一口口，也有美人的色香在內，吃下去甚是心悅神怡。又坐了一個時辰，方看見前邊的那個侍兒，又捧出茶來道：「小姑娘出來了。」阮鬱聽見出來，忙起身側立以待。早一陣香風，蘇小小從繡簾中，裊裊婷婷走出。但見：

碎剪名花為貌，細揉嫩柳成腰。紅香白豔別生嬌，恰又鶯雛燕小。雲髻烏蓮雲髻，眉尖青到眉梢。漫言姿態美難描，便是影兒亦好。

阮鬱見蘇小小今日妝束，比昨日湖堤相遇的模樣，更自不同，早喜得神魂無主。候蘇小小走下堂來，忙叫人將禮物擺在堂上，方躬身施禮道：「昨幸有緣，無心中得遇姑娘仙駕，又蒙垂青，高吟同心之句，歸時喜而不寐。故今日敢不避唐突之嫌，聊備寸絲為敬，欲拜識仙姿，以為終身之奇遇。還恐明河在望，不易相親，又何幸一入桃源，即蒙邀迎如故，真阮鬱之大幸也！姑娘請上，容阮鬱拜見。」蘇小小見他謙謙有禮，又幣帛交陳，十分屬意，因笑說道：「賤妾，青樓弱女也，何足重輕，乃蒙郎君一見鍾情，故賤妾有感於心，而微吟示意。又何幸郎君不棄，果殷殷過訪。過訪已自叨榮，奈何復金玉輝煌，鄭重如此？可謂視葑菲如瓊枝矣，敢不趨迎。但恨妝鏡少疏，出遲為罪，郎君請上，容小小一拜。」

二人交拜畢，方東西就坐。茶罷，蘇小小道：「男女悅慕，從來不免，何況我輩？但恨春未及時，花還有待，徒辱郎君之青目，卻將奈何？」阮鬱道：「姑娘怎麼如此說！天姿國色，以一見為榮。幸今既蒙不拒，又辱款接如斯，則榮幸已出於望外。玉尚璞含，珠猶內蘊，誰敢不知進退，更作偷竊之想耶？姑娘但請放心，小子領一茶，即告退矣。」蘇小小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郎君若如此相諒，便晨夕相對，無傷也，何必去之太促？」阮鬱道：「姑娘不見督責，小子敢大膽再留連半晌，得飽餐秀色而歸，使魂夢少安，便感恩非淺。」蘇小小道：「妾留郎君者，蓋蒙郎君垂顧，欲以一樽，少伸地主之誼耳。若云餐秀，賤妾浦柳之姿，何秀之有？聞言未免增愧。」阮鬱道：

「白玉不自知潔，幽蘭不自知香，惟弟之餓心饒眼，一望而明。

若再坐久，只恐姑娘黛色容光，皆被我竊去矣。」

蘇小小微笑道：「妾不自知，而郎君知之，可謂妾真知己矣。且請到松杉軒旁，妾臥樓之前，鏡閣之上，望望湖光山色，聊盡款曲，何如？」阮鬱道：「本不當入室取擾，既姑娘有此盛意，我阮鬱留一刻，也享一刻之福，何敢復以套辭？但些須薄物，望笑而揮入，無令陳此遺羞。」蘇小小道：「初蒙垂顧，怎好便受厚禮？若苦辭，又恐自外，卻將奈何？」阮鬱道：「寸絲半幣，大辱章台，若再直言，則愧死矣。」蘇小小道：「郎君既留隋趙，為妾作聲價，妾敢不拜嘉，以銘厚愛。」

遂命侍婢收入，即邀阮鬱到鏡客上去坐。阮鬱到了閣上，只見造得十分幽雅，正當湖面開一大圓窗，將冰紗糊好，就如一輪明月。中貼一對聯道：

閉閣藏新月，開窗放野雲。

窗外簷端懸一匾，題鏡閣二字。閣下桃花、楊柳、丹桂、芙蓉，四圍點綴得花花簇簇。在窗內流覽，湖中景色，明明白白，無所不收。若湖上遊人畫舫過到鏡閣之前，要向內一望，卻簾幔沉沉，隱約不能窺。故遊人到此，往往留有餘不盡之想。閣中琴棋書畫，無所不具。

阮鬱見了，更覺神飛，因贊道：「西湖已稱名勝，不意姑娘此閣，又西湖之仙宮也。弟何幸得蒙引入，真僥倖也！」蘇小小道：「草草一椽，紙無雕飾，不過借山水為色澤耳。郎君直謂之仙，亦有說乎？」阮鬱道：「弟之意中實見如此，若主何說，則無辭以對。」蘇小小因笑道：「對亦何難？無非過於愛妾，故並此閣，亦蒙青盼耳。」阮鬱聽了，亦笑道：「弟之心，弟不自知，姑娘乃代為拈出，姑娘之慧心，真在千秋之上矣。」二人方問答合機，只見侍兒捧出酒肴來，擺在臨湖窗前，請二人對飲。蘇小小道：「不腆之酌，不敢獻爵，以增主愧，望郎鑒而開懷。」阮鬱來意，自以得見為幸，今見留入密室，又芳尊相款，怎不快心！才飲得數杯，早情興勃勃，偷看小小幾眼，又四圍流覽一番。忽見壁上貼著一首題鏡閣的詩，寫得甚是端楷，大有風韻。因念道：

湖山曲裡家家好，鏡閣風情有別窩。

夜夜常留明月照，朝朝消受白雲磨。

水痕不斷秋容淨，花影斜垂春色拖。

但怪眉梢兼眼角，臨之不媚愧如何。

阮鬱讀完，更覺驚喜道：「原來姑娘佳作，愈出愈奇。然令人垂涎不已者，正妙在眉梢眼角，何以反言不媚？得無謙之太過乎？請奉一卮。」因而斟上。蘇小小笑道：「賤妾謙之太過，既受郎君之罰，郎君譽之太過，獨不該奉敬乎？」因而也斟上一卮。

二人正拖拖逗逗，歡然而飲，忽賈姨來，笑說道：「好呀，你二人竟不用媒了。」阮鬱笑道：「男女同飲雖近私，然尚是賓主往來；若紅絲有幸，還當借重於斧柯。焉敢無禮，而輕於犯靛，以獲愆尤。」說罷，大家都歡然而笑。蘇小小因請賈姨入座。又飲了半晌，大家微有醉意。阮鬱便乘醉說道：

「姨母方才爭說竟不用媒，卻像以媒自居，但不知姨母伐柯之斧，利乎不利乎？」賈姨道：「官人不消過慮，縱然不利，天下斷無個破親媒人。官人若不信，可滿飲一觴，待老身面試，試與官人看。」因斟了一大杯，送之阮鬱面前。阮鬱笑領了，道：「姨母既有此高情，莫說一觴，便辭了，亦所甘心。但斧柯前一敬未伸，如何敢勞面試？」賈姨笑道：「先試而後伸敬，亦未為晚。」阮鬱道：「既是如此相信，且領乾所賜，看是如何。」送拿起酒來，一飲而盡。

賈姨見了，甚是喜歡，因對蘇小小笑說道：「賢甥女你是個聰慧的人，有心作事，有眼識人，不是個背前面後，隨人勾挑引誘，便可傾心之人，故我做姨娘的，有話當面直說。大凡男女悅慕，最難稱心，每有稱心，又多阻隔。今日阮官人青鬢白面，賢甥女皓齒蛾眉，感天作合，恰恰相逢。況你貪我愛，契洽殊深，若情到不堪，空然回首，可謂錦片姻緣，失之當面矣。今所不敢輕議者，憐惜賢甥女瓜期尚未及耳。然此一事，做姨娘的也替你細細思量過了。你今年已交五，去二八之期不遠，若待到其時，婚好及時，千金鱗逼，何容再拒？倘不得其人，而雲粗雨暴，交村蠹之歡，又不如早一日軟軟溫溫，玉惜香憐，寧受甘甜之苦矣。」蘇小小聽了，忍不住笑將起來道：「姨娘怎直言至此，想自是個過來人了。」

阮鬱此時已在半酣之際，又被蘇小小柔情牽擾，已癡得不能自主，恨不得一時即請了花燭，今聽見賈姨娘為他開說，又見蘇小小，聽了喜而不怒，似乎有個允從之意，不勝快心，因斟了一大杯，送到賈姨之前，道：「姨母面試文章，十分精妙，將我晚生肺腑，已深深掘出，即當叩謝。一時不便，且借芳尊，當花上獻，望姨母慨飲。」賈姨道：「老身文章未必做得好，卻喜阮官人批語批得好，自然要中主考之意了。」蘇小小道：「上賓垂顧，當惜西泠山水風流，聊勸一觴。姨娘奈何只此粉脂求售，無乃太俗乎？」賈姨聽了，連點頭道：「是我不是，該罰該罰。」遂將阮鬱送來的酒，一氣飲乾，道：

「再有談席外事者，以此為例。」

蘇小小順叫侍兒，推開妙窗，請阮鬱觀玩湖中風景。阮鬱看了，雖也贊賞，卻一心只暗暗的對著小小，時時偷窺他的風流調笑，引得魂散魄消，已有八分酒意了，尚不捨得辭去。無奈紅日西沉，漸作昏黃之狀，方勉強起身謝別。蘇小小道：「本當留郎君再盡餘歡，但恐北山松柏，迷阻歸鞍，故不敢強為羈絆。倘情有不忘，不妨再過。」阮鬱道：「未得其門，尚思晉謁，既已登堂，便思入室。何敢自外？明晨定當趨侍。」說罷，再三致意而別。正是：

美色無非自出神，何曾想著要迷人？

誰知饑眼癡魂魄，一見何知更有身。

阮鬱乃當朝相公之子，只貪絕色，看得銀錢甚輕；到了次日，果備了千金納聘，又是百金謝媒。此時已問明賈姨的住處，故先到賈家送上媒資，求他到蘇家去納聘。你道婦人家，見了白晃晃銀子，有個不眉歡眼笑的？略略假推辭兩句，便收了，道：「既承阮官人如此高情，舍甥女之事，都在老身身上，包管錦叢叢，香撲撲，去被窩中受用便了。」阮鬱道：「若能到此，感謝不盡。」說罷，賈姨遂留阮鬱坐下，竟教阮家家人，捧了聘禮，同送到蘇家來，因暗暗對蘇小小道：

「千金，厚聘也；相公之子，貴人也；翩翩弱質，小年也；皎皎多情，風流人物也。甥女得此破瓜，方不辱沒了從前的聲價，日後的芳名。請自思之，不可錯過。」蘇小小道：「娘既諄諄勸勉，料不差遲。甥女無知，敢不從命。」

賈姨見他允了，滿心歡喜，遂將聘金，替他送入內房，便忙忙走回家，報知阮鬱。阮鬱聞報，喜之不勝，遂同賈姨到蘇家來謝允，小小便治酒相款。阮鬱又叫家人去取了百金來，以為花燭之費。賈姨遂專主其事，忙叫人選擇一個黃道吉日，請了許多親戚鄰嫗。到了正日，張燈結彩，肆筵設席，竹簫鼓樂，雜奏於庭，好不熱鬧。

眾親鄰都在外堂飲酒，惟蘇阮二人卻在房中對飲合盞之卮。自外筵散後，二人飲到半酣之際，彼此得意，你看我如花，我看你似玉，一種美滿之情，有如性命。才入夜，阮鬱即告止飲，阮鬱思量枕席工夫。蘇小小卻羞羞澀澀，借著留飲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只是延捱。阮鬱見小小延捱情態，又是一種嬌羞，愈加按捺不定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低聲求告道：

「夜已深了，醉已極了，萬望姐姐垂情。」蘇小小那裡肯聽，竟有個坐以待旦之意。還虧得賈姨，走進房來，嗔怪道：「如此芳春良夜，坐傍藍橋，不思量去飲甘露漿，怎還對此曲樂，癡癡強進？豈不令花燭笑人？」因叫侍兒，將酒席撤去，立逼著他二人，解衣就寢。小小到此際，亦無可奈何，但半推半就，任阮鬱擁入羅幔而已。

到了次日晌午，二人方才起來梳洗。賈姨早進房來賀喜，阮鬱又再三向賈姨謝媒。自此之後，兩人的恩愛，如膠似漆，頃刻不離。每日不是在畫舫中飛鶻，流覽那湖心與柳岸的風光，就是自乘著油壁香車，阮鬱騎著青鬃駿馬，同去觀望南北兩峰之勝概。真個得成比目，不羨鴛鴦。

已經三月，正在綢繆之際，不意阮鬱的父親，在朝有急變之事，遣人立逼他回去。二人那裡捨得，徒哭了數日，無計可留，只好叮嚀後約，匆匆而別。正是：

陌路相逢信有緣，誰知緣盡促歸鞭。

勸君莫錯怪人事，扯去牽來總是天。

阮鬱既去之後，小小一時情意難忘，便杜門不出。爭奈他的芳名，一向原有人羨慕的，今又受了相公之子千金為聘，這一番舉動，愈覺轟動人耳目。早有許多富貴子弟，探知消息，都紛紛到西冷蘇家，來求復帳。奈小小一概謝絕，只說到親眷家養病去了。卻又無聊，只得乘了油壁車兒，兩山遊玩，以遣悶懷。

有幾個精細的少年，見他出遊，知他無病，打聽得阮公子這段姻緣，是賈姨撮合的，便暗暗備禮，來求賈姨為媒。

賈姨卻又在行有礙，凡來求他的子弟，必須人物俊雅，可中得小小之意，又要揮酒不吝，有些油水滋培的，方才應承許可。若有些須不合，便冷冷辭去。但辭去的固多，應承的卻也不少。從此，西冷的車馬，朝夕填門。

若說往來不斷，便當迎送為勞，卻喜得蘇小小性情語默，比當道的條約還嚴。他若倦時，誰敢強交一語？到他喜處，人方踴躍追陪。睡到日中，啼鳥何曾驚夢；閒行月下，花影始得隨身。從沒人突然調笑，率爾狂呼，以增其不悅。故應酬杯盞，交接儀文，人自勞，而他自逸。卻妙在冷淡中，偶出一言，忽流一盼，若慰若借，早已令人魂消，只感其多情，決不嫌其簡慢，故身價日高，交知日廣。而蘇小小但知有風流之樂，而不知有指逆之苦。以一錢塘妓女，而春花秋月，消受無窮；白面烏紗，交接殆盡。或愛其風流，或憐其嬌小，或慕其多才，或喜其調笑，無不人人贊羨，處處稱揚。他卻性好山水，從無暇日。若偷得一刻清閒，便乘著油壁車兒，去尋那山水幽奇，人跡不到之處，他獨縱情憑興。

忽一日，游到石屋山中，煙霞岩畔，此時正是交秋天氣，白雲低壓，紅葉滿山，甚覺可愛，小小遂停了車兒，細細賞玩賞玩。不多時，忽見對面冷寺前，有一壯年書生，落落寡寡，在那裡閒踱，忽看見了佳人停車，便有個要上前相問訊的意思，走不上三四步，忽又退立不前。蘇小小見了，知他進退越趨者，定為寒素之故，因下了車兒，輕移金蓮，迎將上去，道：「妾乃錢塘蘇小小也，品雖微賤，頗識英雄。先生為何見而卻步？」那書生聽了，不勝驚喜道：「果是蘇芳卿耶？」

聞名久矣，第恨識面無由。今幸相逢，即欲仰邀一顧，又恐芳卿日接實責，看寒儒未必入眼，故進而復退。不期芳卿轉下車就語，可謂識面又勝似聞名多多矣。」蘇小小道：「妾之虛名，不過墮於脂粉。至於梁夫人之慧心，紅拂女之俏眼，惟有自知，絕無人道及。今睹先生之丰儀，必大魁天下，欲借先生之功名，為妾一驗。」那書生道：「我學生既無李藥師之奇才，又無韓良臣之勇敢，蕭然一身，饑寒尚且不能自主，功名二字，卻從何說起？芳卿莫非失眼？」小小道：「當此南北分疆，主上求賢久矣。功名雖有，却在帝關王都，要人去取。

先生居此荒山破宇中，功名豈能自至？要須努力，無負天地生才。」那書生聽見說得透暢，不覺傷心大叫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，你既覆庇群生，何獨不覆庇到我鮑仁？反不如錢塘一女娘，見憐之親切也？」小小道：「先生莫怪妾直言，據妾看來，非天不培，只怕還是先生裁之不力耳。」鮑仁聽了，因跌跌腳道：「芳卿責我，未嘗不是，不知帝關王都，動足千里，行李也無半肩，枵腹空囊，縱力追奪父，也不能前往。」蘇小小道：

「先生若無齊治均平的大本領，我蘇小小的風行行藏，便難效力。若是這些客途資斧，不過百金之事，賤妾尚可為情。」鮑仁聽了，又驚喜道：「芳卿何交淺而言深一至於此？」蘇小小道：「一盼而肝膽盡傾，交原不淺。百金小惠，何足為深？先生不要認錯了。」鮑仁道：「漂母一飯，能值幾何，而千秋同感？施得其人耳。何況百金！但恐我鮑仁不肖，有負芳卿之知我，卻將奈何？」蘇小小道：「聽先生自道尊名，定是鮑先生了。若不以妓跡為嫌，敢屈到寒門，聊申一敬。」鮑仁道：

「芳卿，仙子也，所居自是仙宮，豈貧士所敢輕造。然既蒙龍招，自當趨承。敢請香車先發，容步後塵。」蘇小小既上車兒，又說道：「相逢陌路，萬勿以陌路而爽言。」鮑仁答道：「知己一言，焉敢自棄。」說罷，便前後而行。

不期蘇小小香車才到，已早有許多貴客與富家子弟，或攜尊在他家坐待，或治席於湖舫，遣人來請的，紛紛攘攘，一見他到了，便你請我邀，喧奪不已。蘇小小俱一概回他道：

「我今日自作主人，請一貴客，已將到了，沒有工夫。可拜上列位相公爺們，明日領教罷。」眾人那裡肯聽，只是請求不去。

蘇小小不理他，竟入內，叫人備酒俟候。

不一時，鮑仁到了，見門前擁擠擠的，僕隸皆華麗異常，卻自穿著縵袍草履，到了門前，怎好進入。誰知小小時遣了隨車認得的童子，在門前恭候，一見到了，便趕開眾人，直請他到鏡閣中去。小小早迎著，說道：「鮑先生來了，山徑崎嶇，煩勞步履，殊覺不安。」鮑仁道：「珠玉之堂，寒儒踞坐，甚不相宜。」小小道：「過眼煙花，焉敢皮相英雄。」鮑仁道：「千秋義俠，誰知反在閨幔。」

二人正說不了，侍兒早送上酒來對飲。飲不多時，外面邀請的，又紛紛催迫。小小雖毫不在意，鮑仁聽了，只覺不安，因辭謝道：「芳卿之情，已領至透骨入髓矣，至於芳卿眷戀，即通宵達旦，亦不為長。但恨此時此際，眉低氣短，不能暢此襟懷，徒費芳卿之婉轉，而觸蜂蝶之憎嫌，倒不如領惠而行，直載痛快，留此有餘不盡，以待異日，何如？」小小道：「妾既邀鮑先生到此，本當掃榻，親薦枕衾，又恐怕流入狎邪之私，而非慷慨相贈之初心。況先生堂堂國士，志不在於女兒，既要行，安敢復留。」遂於席後取出兩封白物，送鮑仁道：「百金聊佐行旌，靜聽好消息耳。」鮑仁收了，近前一揖，道：「芳卿之情，深於潭水，非片言所能申謝，惟銘之五內而已！」說罷，竟行。小小親送至門而別。正是：

遊人五陵去，寶劍值千金。
分手脫相贈，平生一片心。

鮑仁既去，且按下不提。卻說蘇小小送了鮑仁，方才次第來料理眾人。眾人等得不耐煩，背地裡多有怨言，及見小小走到面前，不消三言兩語，只一顰一笑，而滿座又歡然如故。縱情談笑，到處皆著芳香；任性去來，無不傳為豔異。最可喜是王侯之貴，若憐他嬌，惜他美，便待之不啻上賓，尤妙的是歡好之情，若稍不濃，略不密，便去之有如過客。苦莫苦於人家姬妾，言非不工，貌非不美，淪於下賤，安得自由，怨莫怨於遠別妻孥，望又不來，嫁又不可，獨擁孤衾，淒涼無限。怎得如小小，羅綺遍身，滿頭珠翠，鱗厭不甘，蠶嫌不暖，無人道其犯分而不相宜。故小小自□五而至二□，這四五年，楚館秦樓之福，俱已享盡，四方之文人墨士，與夫仕宦名流，無不遍交。此時賈姨奔走慇懃，纏頭浸潤，也成了一個家業了，每每稱羨小小道：「甥女性情高標，為妓之論，雖一時戲言，做姨娘的，還不以為然，到了今日，方知甥女有此拿雲捉月之能，有此遊戲花柳之樂，真青樓之傑出者也。」

蘇小小聽了，也只付之一笑。

忽一日，有上江觀察使孟浪，自恃年少多才，聞得蘇小小之名，只以為是虛傳，不信紅裙中果有此人，偶因有事西吳，道過錢塘，胸中原有一個蘇小小橫在心頭，思量見他一面，便借游湖之名，叫了大樓船一隻，作公館，備下酒席，邀了賓客，遂著人夫，喚蘇小小來佐酒。自恃當道官，妓女聞呼，必然立至。不期差人去時，蘇家一個老嫗回道：「姑娘昨日被田翰苑家，再三請去西溪看梅，只怕明日方得回家。你是那位相公家？若要請我姑娘吃酒，可留下帖子，待他回來看了，好來赴席。」差人道：「誰有帖子請他，是孟觀察相公叫他佐酒。」老嫗道：「我家姑娘，從來不曉得做甚麼『酒』，既要『做酒』，何不到酒肆中去叫一個？」差人因蘇小小不在，沒法了，只得將所說的話，一一回覆孟浪。

孟浪沉吟半晌，因想道：「他既是個名妓，那有此時還閒的道理？果不在家。想是實情。」又吩咐差人道：「既是明日來家，明日卻是要准來伺候。」差人領命，到了次日，黑早便去，連蘇家的門還未開，只得且走了回來。及再去時，蘇老嫗回道：「方才有信，說是今日要回。只是此時，如何得能便到？極早也得午後。」差人午後再去，還說不曾回家。差人只怕誤事，便坐在門前呆等，直等到日落西沉，也不見來，黃昏也不見影。只得等到夜靜更深，方看見兩三對燈籠，七八個管家，簇擁著一駕香車兒，沿湖而來。到了門前下車時，差人忙忙要上前呼喚，只見蘇小小已酣酣大醉，兩三個侍兒一齊攙扶了進去。眾家人只打聽明白，說蘇姑娘已睡下了，方敢各各散去。差人見他如此大醉行徑，怎可一時囉唆，只得又回去，細細的稟知官府。孟浪道：「既是真醉，再怨他一次，若明日，再左推右托，便饒他不過。」

及到了第三日，差人再去時，侍兒回道：「宿醉未醒，尚睡著不曾起身，誰敢去驚動他？」差人道：「你快去說聲，這孟爺乃上江觀察使，官大著哩。叫了三日，若再不去，他性子又急，只怕還惹出事來。」侍兒笑說道：「有啥子事？無非道去遲了，不過罰兩杯酒，罷休了。」

差人聽得不耐煩起來，便走回船中稟道：「小人去傳喚，那娼妓只睡著，不肯起來，全不把相公放在心上。」孟浪聽了，勃然大怒道：「一個娼妓，怎這等放肆，須拿他來羞辱一場方快！」又想道：「自去拿他，他認我是客官，定還不怕，必須托府縣，立刻拿來，方曉得利害。」即差人到府縣去說。府縣得知，俱暗暗吃驚道：「此人要路權貴，況且性情暴戾，稍有拂逆，定要惹禍。」叫人悄悄報知蘇小小，叫他速速去求顯宦發書解釋，然後青衣逢首，自去請罪，庶可免禍，若少遲延，便不能用情。

侍兒俱細細與小小說知，小小聽了，還只高臥不理。倒是賈姨聞知著急，忙忙走到牀前，說道「這姓孟的，人人都說他□分暴戾，你不要看做等閒。我們門戶人家，要抬起來，固不難，要作踐，卻也容易。你須急急起來打點，不可被他凌辱一場，把芳名損了。」蘇小小道：「姨娘不消著急。他這兩三日請我不去，故這等裝腔作勢。我無過勉強去走走，便罷了，何必打點？」賈姨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據府縣說來，連官府也懼他三分，又來吩咐叫你。求幾位顯官的書，去說個人情，你方可去請罪。若不是這等，便定然惹出禍來。」蘇小小被賈姨只管瑣碎，只得笑笑，走起身來道：「花酒中的一時喜怒，有甚麼大大禍？甥女因力倦貪眠，姨娘怎這樣膽小，只管催促！」因穿了衣服。慢慢的走到鏡台前，去裝飾。賈姨道：

「你眼此去是請罪，不要認做請酒，只須搭一個包頭，穿上一件舊青衫就是了，何消裝束？」小小又笑道：「裝束乃恭敬之儀。恭敬而請，有罪自消。如何倒要蓬首、垢面、青衣，輕薄起來？」遂不聽賈姨之言，竟梳雲掠月，裝飾得如圖如畫。

略吃些早膳，就乘了車兒，竟到湖船上來，叫人傳稟。

此時孟觀察正邀了許多賓客賞梅吃酒，忽聽見說蘇小小來了，心上雖然暗喜，但既發作一番，那裡便好默默，必須哼喝他幾句，然後收科；因問道：「他還是自來，還是府縣拿來。」一面吩咐，一面據瞭高座，以便作威福。不片時，人還未到面前，而鼻孔中，早隱隱嘗著麝蘭之味，將他暴戾之氣，已消了一半。及到面前，雖然是淡妝素服，卻一身的嫵娜，滿面的容光，應接不暇。突然望見一個仙子臨凡，這孟觀察雖說性暴，然正在壯年，好色之心頗盛，見了這般美麗，恨不吞入口，只礙著視瞻不雅，苦苦按捺了。

惟小小也不慌不忙，走到面前，也不屈膝，但深深一拜道：「賤妾蘇小小，願相公萬福。」孟觀察此時心已軟了，說不出硬話來，但問道：「我喚了你三日，怎麼抗拒不來？可知罪麼？」小小道：「若說居官大法，賤妾與相公，睽隔天淵，如何敢抗。至於名公巨卿，行春遣興，賤妾來遲去慢，這些風花雪月之罪，妾處煙花，不能自主，故年年、月月、日日，皆所不免。賤妾雖萬死，不能盡償，蓋不獨為相公一人而已。還望開恩垂諒。」觀察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但你今日之來，還是求生，還是求死？」小小道：「『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』，悉在相公欲中，賤妾安能自定？」觀察聽了，不覺大笑起來道：

「風流聰慧，果然名下無虛！但此皆口舌之辯才，卻非實學。

你若再能賦詩可觀，我不獨不加罪，且當優禮。」小小便請題。

觀察因指著瓶內梅花道：「今日賞梅，就以此為題。」小小聽了，也不思索，信口長吟道梅花雖傲骨，怎敢敵春寒？

若更分紅白，還須青眼看。」

孟觀察聽了，知詩意皆包含著眼前之事，又不亢，又不卑，直喜得眉歡眼笑，遂走下坐來，親手攙定小小道：「原來芳卿果是女中才子，本司誤認，失敬多矣。」因邀之入坐。小小道：「賤妾何才？止不過情詞曲折，偶會相公之意耳。」觀察道：「情詞會意，正才人之所難。」遂攜了小小，並坐在上面，歡然而飲。飽酒之間，小小左顧右盼，詼諧談笑，引得滿坐盡歡。觀察此時見他偎偎倚倚，不覺神魂俱蕩，欲要留小小在船中，又恐官箴不便，直吃得醅醕大醉，然後差人明燈執火，送小小回家，卻與小小暗約下，到夜靜時，悄悄乘小船，到鏡閣下相就。如此者一連三夜，大快其心，贈了小小千金，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一怒雙眸裂，回嗔滿面春。

非關情性改，總是色迷人。

孟觀察去後，賈姨因問道：「這觀察接甥女不去，特著府縣來拿，何等威嚴。自你去請罪，我還替你耽著一把干係，為何見了你，只幾句言語，說得他亦笑起來，這是何緣故？」小小道：「姨娘有所不知。但凡先要見甥女，後因不得見而惱怒者，皆是欣慕我才色之美，願得一見者也。至於若不得見則惱，則此惱非他本心，皆因不得見而生。故甥女裝飾得可人，先安慰他的欣慕之心，則後來之心怒，不待言而自笑矣。若青衣蓬首，被他看得不才、不美，無可欣慕，不更益其惱怒乎？我拿定他是個色厲而內荏之人，故敢直見之而不畏。」賈姨聽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我也做過了半生妓女，進門訣，枕席上的訣，啟發人錢鈔的訣，倒也頗多，從不知妓女中，還有這許多竅脈。怪不得甥女享此大名。原來還有這個秘訣。」蘇小小笑道：「有何秘訣？大都人情如此耳。」

自有孟觀察這番舉動，遠近傳聞蘇小小不獨美貌，兼有應變之才，聲名一發重了。然蘇小小卻暗暗自思道：「我做了數年妓女，寶貴繁華無不盡享，風流滋味無不遍嘗，從不曾受人一毫輕賤，亦可謂僥天之幸了。須乘此車馬未稀，早尋個桃源歸去，斷不

可流落爐頭，償王孫之債。」主意定了，遂厭厭托病，淡淡辭人，或戒飲於繡佛之前，或遁跡於神龍之尾。蜂蝶原忙，而花枝業不知處，樓台自在，而歌舞悄不聞聲。此雖人事看明，巧於迴避，誰知天心自在，樂於成全。

忽一日，小小偶同了一個知己朋友，看荷花回來，受了些暑熱之氣；到夜來又貪涼，坐在露台，此時是七月半後，已交秋風冷，不期坐久，又冒了些風寒，染成一病，臥牀不起。

醫生來看，都說是內感，多凶少吉。誰知小小，父母久無，親戚雖有，卻也久疏，惟有賈姨娘往來親密，見小小病體□分沉重，甚是著急，因含著眼淚，說道：「你點點年紀，享了這等大名，正好嘲風弄月的，快活受用，奈何天之不仁，降此重疾！」小小道：「姨娘不要錯怪了天，此非天之不仁，正是天仁，而周全我處。你想甥女一個女子，朝夕與鴻儒巨卿，談諧談笑，得此大名者，不過恃此少年之顏色耳。須知顏色，妙在青春。一過了青春，便漸漸要衰敗，為人厭棄。人一厭棄，則並從前之芳名掃地矣。若說此時，眉尚可畫，鬢尚堪掠，我想縱青黛有靈，亦不過再五年□年，止矣。而五年□年，無非轉眼。何如乘此香溫溫，甜蜜蜜，垂涎刮目之時，借風露天寒，萎芳香於一旦，假巫山雲夢，謝塵世於片時，使灼灼紅顏，不至出白頭之丑，累累黃土，尚動人青鬢之思。失者片時，得者千古，真不大為得計乎？姨娘嘗為甥女歡喜，不當為甥女悲傷。」賈姨道：「說是這等說，算便是這等算，但人身難得，就是饑寒迫切，還要苟延性命，何況你錦繡叢中之人，一旦棄損，怎生割捨？你還須保重。」小小似聽不聽，略不再言。

賈姨過了一日，見他沉重，又因問道：「你交廣情多，不知可有甚末了，要倩人致意否？就是後事，從豐從儉，亦望示知。」小小聽了，勉強道：「交，乃浮雲也，情，猶流水也，隨有隨無，忽生忽滅，有何不了，致意於人？至於蓋棺以後，我已物化形消，於豐儉何有？悉聽人情可也。但生於西冷，死於西冷，埋骨於西冷，庶不負我蘇小小山水之癖。」說罷，意奄然而逝。賈姨痛哭了一場。此時衣衾棺槨，已預備端正，遂收殮了，停於中堂。賈姨見小小積下許多銀錢，欲要在他面上多用些，又恐妓家無靠，惹人是非，故退縮縮，不敢舉行。

忽一日，三四個青衣差人飛馬來問道：「蘇姑娘在家麼？」

若在家，可少留半日。若出門，可速速請回，我們滑州刺史鮑相公，立刻就要來回拜。」賈姨聽見，不禁哭了出來道：

「姑娘是在家，只可恨死了，不能接待。若是這鮑相公要追歡買笑，就煩尊駕稟聲，不消來了。」差人聽說，都吃驚道：

「聞說蘇姑娘只好二□餘歲，為何就死了？果是真麼？」賈姨道：「現停柩在堂，如何假得。」差人沒法，只得飛馬去了。

不多時，早望見那鮑刺史，換了白衣白冠，轎也不乘，直走馬而來。到了西冷橋邊，便跳下馬來，步行到門，竟嗚嗚咽咽的，哭了進來。及到柩前，不禁撫棺大慟道：「蘇芳卿耶，你是個千秋具慧眼，有血性的奇女子！既知我鮑仁是個英雄，慨然贈我百金去求功名，怎麼就不待我鮑仁，功名成就，來謝知己，竟辭世而去耶？芳卿既去，卻叫我鮑仁，這一腔知己之感，向誰去說？豈不痛哉！」哭罷，思量了半晌，忽又大慟起來，道：「這一段知己之感，還說是我鮑仁的私情。就以公論：天既生芳卿這般如花之貌，詠雪之才，縱才貌太美，犯了陰陽之忌，也須念生芳之難，略略寬假其年，奈何花才吐蕊，月尚垂釣，竟一旦奪之耶？蒼天耶，何不仁之至此耶！」

直哭得聲息都無。

賈姨此時已問明侍兒，知是小小贈金之人，因在旁勸解道：「相公貴人，不要為亡甥女些小事，痛傷了貴體。」鮑刺史道：「媽媽，你不知道，人之相知，貴乎知心。他小小一女子，在貧賤時能知我心，慨然相贈，我堂堂男子，既富且貴，反因來遲，不能少申一報，非負心是何？日後冥中相見，豈不愧死！」賈姨道：「相公既有此不忘之情，要報亡甥女也還容易。」鮑刺史道：「他已玉碎香消，怎能相報？」賈姨道：

「亡甥女繁華了一生，今寂寂孤魂，停棺於此，尚不知葬於何處，殊屬傷心。相公若能擇西冷三尺土，為亡甥女埋骨，使其繁華於始，而又能繁華於終，則亡甥女，九泉有知，定當感激深厚。」鮑刺史聽了，方才大喜道：「媽媽此言，甚是有理。」遂叫堪輿，在西冷橋側擇了一塊吉地，又叫匠人，興工動土，造成一座墳墓，又自出名發帖，邀請合郡鄉紳士大夫，都來為蘇小小開喪出殯。眾人見鮑刺史有此義舉，誰敢不來，一時的祭禮盈庭。

到那下葬之日，夾道而觀者，人山人海。鮑刺史仍白衣白冠，親送蘇小小之軀，葬於西冷墳墓之內，立一石碑，上題曰：「錢塘蘇小小之墓」。又為他置下祭田，為賈姨守墓之費，臨行復又哭奠一場，然後辭去。

有此一段佳話，故蘇小小之芳名，至今與西湖並傳不朽云。